

上篇 公元 2020 年： 你所不知道的网络世界

我们从公元 2020 年的倒计时开始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一起在先贤和哲人的想像中领略未来网络世界的图景。当然，这种领略是讨论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描绘这个图景的时候，也同时保持冷静，以确保这种想像不是海市蜃楼。不管怎样，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而且 我们确信 由于网络 世界和人被重新定义了。

明日 e 托邦

第 1 章

—— 网络时代的城市生活

1967 年，麦克卢汉就曾提出：“城市除了对旅游者而言仍是一个文化幽灵（cultural ghost）外，将不复存在。”这似乎是个离奇的结论。

我们明白，这就类似于“上帝之死”、“创造者灭亡”、“汽车快餐文化消失”、“历史的终点”、“科学的终结”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是一种比喻，因为说是终结，但那只是指人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改变，而不是指人从这个星球上消失。结果最终证明麦克卢汉是正确的——虽然就他那个时代来说是超前了几十年。

这是一个最终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城市——指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雅各布斯这样的城市理论家们所熟悉的城市——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维系在一起并发挥作用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比特（bits）它们已经将城市摧垮。传统的城市模式无法与“网络空间”共存，我所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传统类型的城市将不存在。

但是，以网络为媒介、属于数字电子时代的新型大都市将会历久不衰吗？

就我们所知的来说，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第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荒凉的村庄，其中央有一口水井。居民的房屋都建在距水井不远的范围内，以便能轻松地将一坛水运回家。凉爽的傍晚，人们来到井边，汲取第二天所需的用水，并会在那里待一会儿聊聊天，也会相互进行一些交易。这口水井提供的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并在此过程中变成了社交中心——即将公众联系在一起、聚会的地方。

后来，不知哪位年轻人想出了聪明的法子，管道供水出现了。谁能否认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越性呢？不仅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而且只要是能够安装供水管道的地方，家家户户都能得到通过管道供应的用水。于是，人口开始增加，村庄也扩展成较大的乡镇。这样，傍晚那美妙的聚会变得少了，人数也不如以前多了，人们只在节日里才在大的广场里聚会狂欢，仿佛要发泄那平时长久不能相聚的想念之情。

这时，居民的房屋不必再集中在老的中心地带，人们也不再聚首井边，因为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水。因此，水井已不再具有先前的社交功能，人们创造了一些新的、更为现代的、专门用于社交活动的场所——广场、市场、咖啡馆等等。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事情对爱情生活产生了怎样的改变。

假设有一对情侣来到了未来的世界，并和我们一样将要感受到网络带来的奇迹。他们一个叫玛丽，另一个叫约翰。一天早晨，玛丽起床后兴致勃勃地想，今天是她和约翰认识一周年，这一年里发生了许多甜蜜的事情。而今天，约翰会以怎样的形式来庆贺他们认识一周年呢，会不会手捧鲜花等在楼下呢？当然，玛丽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家住在 56 层，约翰是不会等在下面的。她叹了口气，期待着更浪漫的事情发生。

这时，她的电脑提醒她有新的邮件。她打开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满屏幕的玫瑰花，一朵接一朵，足足闪现了一分钟，然后是约翰给她的一封长篇情书，再后来是约翰自己制作的录像片，他穿着燕尾服，仿佛中世纪高雅的绅士，倾诉着他的爱意。邮件最后提醒她，将有一个更惊喜的事情等着她，请她打开门。

当玛丽打开门的时候，一家网上蛋糕公司将一块大蛋糕准时送到了玛丽的家里面。可你知道吗，约翰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离开过自己家一步呀。

你看 历史又一次改变了——这次是由于信息供应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 我们要做某件事情。比如上班、回家、看戏、开会、去酒吧 有时仅仅是出去走走 就必须赶到相应的地方。现在，我们有了传送比特的管道——大容量的数字网络，可以在我们所需的任何时间向任何地点传递信息。这使得我们不必去任何地方就可以做许多事情。因此，以前那些用于聚会交流的地方对于我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城市的组织结构开始被打破，传统的城市中心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公共社交生活似乎也在悄悄消失。

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进行变革，重建 21 世纪的公共场所、乡镇和城市。

第二个故事

上面这些还并非全部，数字通信还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日常生活节奏。下面是个孩子和他们父母的故事。

不久以前，北方的家庭还住在装有厚厚隔板的房子里。房子中央有个壁炉 为了保暖 冬天全家人都围坐在壁炉旁 这是家里惟一的光源与热源。在这里，孩子们读书学习，父母亲交流着当天的新闻，老祖母做着针线活。壁炉使一个大家庭聚在了一起。小桑迪放学回家，进入温暖的屋子后就一头钻进了妈妈的怀里。可没过一会儿，他又对爸爸手里的一本书发生了兴趣，于是他又跑到爸爸那里要求爸爸给他讲书里面的故事。

后来呢，小桑迪的家里安装了输送能量的管线，包括供电线路和中央供热管道。一家老小在哪个房间都暖暖和和，在哪个房间都有灯可以看书。除非在喜庆的场合作为一种怀旧的娱乐方式，壁炉是再也不需要点燃了。孩子们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功课，听立体声音乐。父母也开始在不同的时间轮班工作，还在冰箱门上贴着互相数落的留言。壁炉再也无法成为家庭的粘合剂了。

而生在这个年代里的小桑迪呢？当他放了学回家以后，发现爸爸坐在电脑旁与另一个叔叔谈一项工程合同，而妈妈则在跟随网上的一门营养学课程学习，这样她就会给家人做出更有营养的菜饭了。而桑迪呢，他正等着和另一个网友在网上约会呢。那个小姑娘远在非洲，在一个很热的国家，那里有丛林和鳄鱼。他们都有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当然，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将是他们交流一天新鲜体会的时候，而每天的新鲜事是那么多，似乎总有说不完的东西。

网络对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决不亚于电气化。随着工程师们解决了技术问题，以及风险投资商不断推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募集资金，微型通信和信息处理设备正变得与电灯泡和电动机一样普通。你可以用数字移动电话随时随地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联系。你可以在旅馆的房间里 24 小时收看通过卫星数字传送的电视新闻。

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就可以通过任何一个电话插座收取电子函件。你可以随时在任何一台自动取款机（ATM）上取款。你的家用电器上也已装上了处理器，将会越来越多地需要网络连接，就像需要供电线路和其他管线一样。连你的汽车里也装满了复杂的电子器件，修理工在修车的时候会需要一台计算机，就如同以前需要一把扳手一样。装备“非智能装置”（dumb devices）的前工业时代已经结束，如今的一切都变得不知疲倦，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不停地计算，不间断地联网。

但人们又会隐隐感到一些不安，因为他们仿佛觉察到了一些他们不愿看到的事情。人们将如何开展适当的人际交往呢？这其实不用担心，因为人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去想像网络世界的人际交往，而在网络中将诞生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

第三个故事

从前，佛祖坐在菩提树下，信徒们围坐在树阴里倾听他讲经。为了能够听到，他们必须坐在听力能及的范围内。而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信徒团体。

唐代，五祖慧能在唐朝皇帝给他造的寺院里讲经。宏伟的大厅给人一种静穆的感觉。每月慧能讲经的机会并不多，但一到这个时候，来听经的人却很多，往往要挤满外面的院子。可毕竟五祖的声音传不了那么远，于是，站在院子里的人什么也听不到，而经堂里的弟子也只有在保持肃静的情况下才能听得清楚。通常级位比较高的弟子坐在前面，而级位低的弟子则坐在后面。如果某一段听不清楚的话，他可以在讲经结束后给没听清楚的低级位的弟子重新讲一遍。但即使这样，五祖慧能的弟子，包括所有在寺里修行的人都不能离开寺里，因为如果离开了寺院将不可能再听到讲解，在那时的情况下，佛经仅仅靠看书是不可能理解的，而那时的经卷是非常贵的，不可能让很多人看到。

那时 没有别的选择。

后来，五祖的话被记录下来。起初，这些费力手抄的圣书被存放在寺院的藏书室里，信徒们可以去那里阅读。在五祖去世很久以后，信徒们还会来到以这些圣书为中心的地方，就像他们的先辈曾经去菩提树下一样。

再后来，圣书被大量印刷，这样五祖的话就可以向世界各地传播 任何想要的人都可以得到。

由于书籍的大量印刷和文字的广泛传播，以保存和传播文字作品——包括宗教的和世俗的——为目的而精心建造的系统到处涌现。这些系统规模不一 形式各异 有国家图书馆、经院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商业性收费图书馆、城市免费图书馆、市郊的图书分馆、基督教科学阅览室、图书研究室、读书俱乐部和流动图书馆等。城市的大街上有书店和报摊，候车室里堆放着各种旧杂志。办公室里文件泛滥，公文包里塞满了文字资料 甚至连口袋里也装着笔记、卡片、照片等等。邮政系统四处递送着上面写有文字的纸张。就这样，信息便流动起来了，而信息的获取方式也多样化了。

但是 如果五祖在 2020 年复生 那么让他吃惊的事情可能已经远不止如此了。他们讲经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非常现代化的寺院了，那里已经装上了电脑，那里已经融入了互联网。让我们看看他们一天的生活吧。

早晨起来后，慧能照着老习惯要到户外吸一吸新鲜空气，在山上望着下面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翠色森林。偌大寺院里的人少了，慧能有点想念自己的弟子们，他们现在正在其他地方的寺院里主持讲经活动。可是慧能每个月两次的金刚经讲解的课目却一直没有停下来。今天上午就有一节课。上午九点，慧能静修了两个小时，一个小和尚进来提醒慧能讲经的时间到了。慧能走进讲经堂，里面的人坐了一半的位置还不到，这种情景和他在唐朝时讲经的宏大场面可是不能比了。坛桌上摆着带摄像头的电脑，这样世界各地的人们如果愿意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听到他讲经，当然也包括他最想念的弟子们。

今天的金刚经比较难，有些个别字句，慧能有点记不得了。于是他向他讲经的弟子们问谁还记得那句经的原文是什么，在讲经堂的弟子们大多是刚出家不久的级位比较低的弟子，大家一时想不出来。这时，电脑屏幕上出现一行小字：

“师傅 我想起来了 它的原文是这样子的。”于是那句经的原文就出现在电脑上。原来是远在四川的大弟子发来的消息。慧能感到十分欣慰。他刚要继续讲下去，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一行小字，原来一个英国的佛教徒问了一个问题，而且电脑已经自动将英文译成了中文。慧能解答了他的问题。当然，他解答的问题所有听讲经的弟子们都可以看得到。

讲解结束后，到了自由提问的时间。在半个小时里，慧能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发来的 30 万个问题 要解答所有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电脑经过分析处理，已经将它们归纳成了十个大类的问题，然后慧能对这十个大类的问题一一进行讲解。

慧能现在已经明白了一个事实，尽管有了电脑的归类，但实际上，他依然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这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之外的。他感到了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强大力量。

这时小和尚神色慌张地进来，说有位长得很怪的人求见慧能，自称是慧能的徒弟。慧能结束了讲经，走了出来。原来是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怪人 这怪人慧能从未见过，怎能是他的弟子呢？原来这人来自德国，半个月之前还与慧能交流过解经心得。慧能想起来了 原来就是那个问他“色”与“空”含义的年

轻人，当时他还以为这年轻人住在离这不远的小镇上呢。

五祖慧能的故事讲完了 那么 在此 让我们先为地球村欢呼吧！

这一切将会如何进行呢？又将发生些什么变化呢？随着正在展开的数字革命而出现的建筑、社区、乡镇和城市仍将保留许多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不过，在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上所添加的，就像在我们原有的布满沟回的大脑上生长出更新的神经结构一样，将是由高速通信链接、智能场所和越来越必不可少的软件所组成的全球性结构。

这一最新的层面将改变现存的城市组成要素的功能和价值，并彻底重建它们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新的城市组织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生活 / 工作一体化公寓，24 小时社区 联系松散而覆盖面广的电子媒体会议中心，灵活分散的生产、销售和物流系统，以及电子收发服务等。这将重新定义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以及其他关注我们日常生活空间和场所的人们的知识结构和工作日程。

那么现在 我要问你：

进入数字时代——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我们首先要设想的就是我们将要居住的城市的样子。我们会不会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聚居在传统城市那样一个钢筋水泥的庞大躯体里了呢？我们可不可以像慧能那样居住在山里也能与全世界沟通，如同在身边一样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2003 年 9 月 由新浪网主办了一次网上生存比赛，在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获胜的小姑娘兴高采烈地坐在电脑旁，她在一个非常小的屋子里面，那儿只有一张床，在电脑旁边堆满了一个个吃剩的食品袋子。而在这条新闻的下面 记者写道 通过网络 所有参赛者已经可以做到完全维持自己的生存，这预示着未来时代的生活可以完全依赖于网络。

这种预言是不是高兴得还太早了呢？我们先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那个获胜的姑娘的食物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由网

上食品公司送来的。很明显的问题是，这些物质的运送是需要人力来进行的，网络所传送的是信息，而不可能是物资产品。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那个小姑娘可以做到完全的网络生存，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网络生存呢？

答案是不能。因为很明显，小姑娘的网络生存是依赖于许多人不能网络生存来维持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完全的网络生存，那么大量的物资流动将不能完成，而这恰恰是人们所不能缺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是否会以生存为最终的目的呢？如果人们为了达到网络生存而放弃了许多在自然界的体会，放弃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和身体上的接触，这样的生存人们是否能够接受？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人们是不能接受那样的生存方式的。

即使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今后的城市是否将不存在，人们可以过上一种分散的、更加自然的生活呢？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新确定城市的规划和发展，重新审视建筑学作用的时候了。当然，回报很高，风险也很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实际上已无法后退。我们必须学会建立“e托邦”——提供电子化服务、全球互联的城市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住宅和社区的形式

在不断扩展的数字通信基础设施中，智能场所的数量日益增多，由此形成的新的密集而丰富的网络互联，通过在人与组织之间实施分散交易，以及采用新的灵活而有效的生产、存储和输送系统，已经在改变着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因此也包括城市的生活与形态。

好吧，现在让我们来设想我们未来的家的情形吧！

网络社区将取代物理社区？

还是先讲个故事吧！

青年人小辉是一家软件公司的高级程序员，他的妻子小婷是一家报社的编辑。当然在网络社会中，两个人是不需要去上班的。其实报社实体也并不存在，那里只是一间装有服务器的屋子，社长和总编，包括其他所有职员的交流都由网络维护。所有来的稿件都由网络传送到小婷的电脑里，她排好版后再传送到总编的电脑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家里面完成。小辉也是一样，他只要在家里面按照程序要求来进行工作就可以了。

他们的家又在哪儿呢？令人羡慕，他们的家在一座美丽的山里面。每天他们都可以在山上看到日出和日落，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

今天下午，小辉想请他的好友小震吃晚饭。小震在一家建

筑公司当工程师，由于工作需要，他每天必须要到工地去指导施工，今天工程正进行到关键的时刻，他不能来了。尽管他们俩都有电脑，网络可以及时地传达他们约会的信息，但对于物质层面的需求却无能为力。小震的妻子小娜是医生，对一个病人的治疗虽然可以实现部分的网上操作，但真正地动手术和对疑难病症的诊断却必须面对面地进行。看来，小辉不能与朋友小震共进晚饭了。

这说明了什么呢？显然，网络给予了人们更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却是以物理层面的技术的不断改进为基础的。但我们要注意的是，网络可以给人的自由往往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新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选择——经常是极具吸引力的，并给我们熟悉的拥有固定经营场地的企业和机构造成了激烈竞争。

我们是继续往返于办公室和住所之间，还是开始在家里通过远程通信的方式办公呢？我们是支持本地的书店，还是通过在线图书目录订购呢？我们是下载影片自己在家看，还是到电影院里去看呢？我们是将自己的关爱给予远方通过网络联系起来的朋友和同事，还是给予身边的邻居呢？

长期形成的居住模式和社会布局，甚至对很强的变革动力也有明显的遏制作用。因为已经建成的庞大的城市是不会在短时期内被抛弃的。通常，它们的改变是缓慢、无序、失衡而又不彻底的，而人性甚至几乎毫无改变，因为他们需要群体的交往，需要面对面的微笑，需要真诚的握手，甚至是对方身体的气味，一个很小的动作。

因此，在经过重构的世界体系的范围内，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竞争的结果并非仅仅是一些令人叹为观止、从天而降、包罗万象的理想境界，而是有着大量的地方专制、冲突、损耗和特权。全球化力量将会与地方性抵抗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新的区域自由将与没落的地方专制抗衡，因为国家、民族这样的一些概念显然是不会迅速消失的。

地形、气候和地区资源的差异当然仍将举足轻重。前所未有的因技术发展而带来的机遇将受到长期存在的习惯势力的限制。技术发展将与社会利益、政治利益、经济策略和文化价

值以复杂有时甚至是令人吃惊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住所和社区。

新的家？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电子互联网不可能将我们变成流离失所 提着笔记本电脑 打着移动电话的流浪汉。不是吗 我们会愿意与妻子或女友在天各一边的情况下在网络中见面吗？当然不会。

大多数人仍或多或少需要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并将选择生活在我们特别珍视其陪伴的小群体里，比如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家庭或以此为核心所繁衍的家族。家 将以许多新的形态 成为‘众心所归’的地方 也将成为完成越来越多的其他事情的地方。这个结论是不是让那些对互联网世界充满无限希望的人们失望了呢？

当然不会，随着新功能和新服务的融入，家将成为建筑学关注和创新的一个新的核心。因为工业革命使家和工作场所分离，而数字革命正将它们合二为一。我们将会看到，通过电子化 能在家完成的工作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相应地 对家庭空间不断增大的要求也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对于那些愿意花更多时间与亲人待在家里（或是由于年老体弱而别无选择）的人来说，服务的电子化传递——从网上购物到电子医疗监控——将会提供必要的手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将成为留守家中的全职远程工人（teleworker），也不意味着传统的工作场所——尤其是位于商业区的办公室——将不复存在。正如上面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小震和小娜并不能像小辉和小婷那样可以全天留在家中。

毫无疑问，我们将会看到更加灵活的工作安排和空间布局，而且许多人将会把他们的时间按照不同比例进行分配，从而使得有些工作可在传统类型的工作场所进行，有些工作可在路上利用车载工作台进行，而有些工作能在配备有电子设备的家庭工作场所中完成。

显然，没有故事的论证是让人生厌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关于家的故事吧！

还记得小辉的朋友小震和小娜吗？在小娜的生日，小震带着小娜来到城市郊区的一家别有风味的饭馆，在他们那样的年代，饭馆这类优雅的地方一般建在郊区，而不会建在拥挤的市区。小震和小娜坐下点好了菜，小震拉住了小娜的手，说了几句情意绵绵的话。不想这时，小震的掌上电脑响了，他掏出了电脑，阅读工地给他发来的邮件。原来，工程施工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要向他请教。小震通过掌上电脑里传来的画面看出了工程中的问题，并告诉了解决的办法。正当他与小娜继续吃饭的时候，电脑又响了。这次工程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小震通过电脑调出了他在办公室里的电脑里的工程档案，通过五分钟的计算分析，将解决办法告诉了施工地点的工作人员。

不久，小震的电脑又响了起来，这场生日晚餐就这样被工程施工搅了，小震通过现场传来的画面和数据无法进行判断，只好亲自到施工现场去了。幸好，这次问题不大，在八点左右，小震带着歉意回家了。为了表达他的歉意，他又买了红酒和蛋糕，两个人在家中又一次重温了当年的浪漫情景。

小震的事是处理完了，可是小娜的医院送来了几个车祸中的危重病人，由于受伤部位的特殊，只能由小娜进行这次手术。两人连无奈对视的时间都没有就得马上分手。小娜的手术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在差十分钟就到零点的时候，小娜推开了家门。两人突然感到了家是多么的温暖，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它。这样，他们在拥抱中度过了小娜的生日。

而情况正相反的是，也是在那天，小辉和小婷在长期生活在一个屋子里以后感到有一些枯燥。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浪漫的办法，两个人在各自的房间里生活一周，此期间利用网络进行交流而且不见面。

但没过几天小辉和小婷就耐不住“寂寞”他们都急于看到对方的面容 触摸对方的肌肤 亲吻对方的嘴唇。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家仍然是网络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单位呢？所有这一切是与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特别是归属于

某个地方的需求相一致的。没有理由认为这种需求会因为日益增加的电子互联而消失，或者突然间地球上的所有地方都如出一辙。我们将不会拥有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世界。事实恰恰相反。当我们外出旅游时，将更多地利用数字通信技术与那些对我们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

世界上仍将存在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即使在我们远离它的时候 我们依然会呼唤着它。

社区的重新规划

这些 21 世纪联网的住宅将需要更多的附加空间来满足其范围更加广泛的功能需要。因此，也需要重新考虑空间内部的细分和组织。

尤其是，把家作为一个活动中心还是一个休憩场所，在观念上还存在一种潜在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细致地规划。而家庭生活私密性的需要与网络扬声器和视频摄像机的出现之间的协调也是如此。像把备用卧室变成装备有计算机的书房这类特定的解决办法，也许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却难以长期奏效。

最终我们必须发明新的住房形式——在很多方面像是意大利理发店的现代版 在那些理发店的后面 住着理发师全家。从适宜办公的角度，我们可以借鉴日本京都艺人区的町家或新加坡的旧式商店，老板一家住在店铺的上层，工作区与生活区由不同的楼层明显地分隔开来。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艺术家的阁楼已经显示出了生活工作在同一地方的潜在优势，还提供了另一种实用的模式。

在实施这些策略时，我们会发现，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利用规模经济。比如大型的传统型公寓楼已常常为健康俱乐部和服务人员提供房间，而生活 / 工作一体化结构的建筑也将会提供接待室、会议室和其他家庭办公室中无法具备的专用设施。

传统的土地使用规划方法预先假定工作区会产生噪声、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因此必须把它们与居民区严格分开。现在，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这种方法。因为基于通信系统的工作

已几乎没有这类负面影响，所以就有可能将工作区和生活区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结合起来。

选择你最钟爱的地方

韦伯 (Melvin Webber)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曾精辟地揭示了这一点：“人类在历史上将首次有可能在山顶定居 并同商界或其他合作伙伴保持一种亲密、实时而又真切的联系。一种类似现在大都市使用的那种纽带将把所有处于全球通信网络中的人联系在一起。”由此不难想像这样一种场景 城市将消失在漫无边际的郊区之中。

那么你为何要特别选择山顶呢？除非你是一个隐士或精神变态者，否则恐怕你宁可住在滑雪电梯底下，也不会住在山顶上。

2020 年的一天清晨，海伦从床上起来后，神情有点黯然，原因是什么呢？她心爱的男朋友乔治向她求婚了。本来这是她梦中都在盼望的事情呀，可现在海伦的心里却好像有块石头一样压着。为什么呢？原来前一段时间，她与男朋友谈论过将要住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海伦在一家医院工作，有一个不错的职位。乔治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是个有着极大前途的年轻人。可糟糕的是，他们两个人所在的医院和军队营房相距很远，一个在城市中心，一个则在 200 公里以外的山里。

看到海伦和乔治的遭遇，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吧，网络是否可以给他们带来随心所欲的生活呢？当然不能。先来看看海伦 如果没有病人 或只是一般的病人 那么 她和病人都可以不离家，而只要通过网络医院来处理 and 诊治就行了，网络药店会把药送到病人的家里去的。可那些出了车祸的人，那些急症 如心脏病、肝炎 需要手术和其他机械治疗的病人 就一定需要在医院进行治疗才行。而这些病人每天都有。

再来看一看乔治，海军陆战队在十年前就实现了数字化，可军队的战略思想中仍然包括海上作战、海滩作战、反恐作战，都是超出虚拟空间以外的实战要求。他们每周训练仍然包括身体素质训练，体能达标的标准依然很高。这样，虽然乔治是

一名军官，可是现行的部队建制方式依然是以集中居住为主，以保障最有效的应急作战方式。所以，乔治每周只有两天可离开军队与海伦共同生活，但是如果海伦愿意的话，她可以住进军队的集中居住地，这样，她就可以与乔治每天相聚。问题就在这里，两个人的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怎么办呢？海伦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样看来，在网络世界里我们依然不是随心所欲，一个特定居住地的优劣仍然要由当地的物理条件、经济环境、文化感召力以及成本共同决定的。人们会进行权衡。他们可能为了上下班的方便而选择吸引力较弱的居住地，或者愿意付出更多在路途上的时间和成本而选择住在有吸引力的地方。

所以说，较少依赖距离上的接近，而以有效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更为高效地保持远程联系，仅仅意味着当地的吸引力和不利因素与可达性相比显示出更大的相关性。如果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定居，你会择优而居，或者是在文化上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或者是可以让你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地方。

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地方之所以能超过其他地方，靠的是适宜的气候、壮丽的风景以及诱人的娱乐机会，这不仅会吸引度假的人们，而且也会吸引一些新兴阶层的永久居民——那些只要通过电子互联便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的人，以及有钱住最好地段的人。世界上像阿斯彭 (Aspens)、特柳赖德 (Tellurides)、卢加诺 (Luganos)、马利布 (Malibus) 以及塔希提 (Tahiti) 这样的地方将会吸引那些任职于金融、软件设计和娱乐业撰稿人等领域的高级远程工作者。

具有独一无二的建筑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城市和乡镇，从以类似方式自由选择新的定居地点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例如，古老而辉煌的威尼斯，由于没有地方建造工厂和办公大楼（最近的办公楼也要越过意大利梅斯特雷的咸水湖），而旅游业又难以产生足够的经济机会来弥补，因此其人口一直在逐年减少。

然而它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魅力依然存在，与它对工业革命的要求的适应程度相比，它能更好地将现代通信基础设施与自身条件相结合，所以就有机会吸引自由自在的远程工作者，并为其闻名遐迩的周边地区重新铸造一个 21 世纪的新形象。

许多具有历史意义、很受重视但在经济上走下坡路的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都有着与威尼斯类似的潜在优势。

如果这一现象得到了普及，具有指导意义的房地产原则将会是这样的：对于相对比较富有的人愿意居住的地方，远程通信网络能够大大增加其价值。它能去除过去阻碍其发展的各种限制。但对于缺乏内在吸引力的地区来说，这种效果并不显著。而且它对于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处在得不到有效服务的地区但又过于贫穷而无法搬迁的人也不会有任何帮助。

当然，当地的吸引力以及相关的活动模式往往就是社会结构——非常偶然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机构、财富、物质基础和建筑物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你当然可以争辩说它们并非必然集中在那些地方。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其真实性与持久性。像华尔街、伦敦城、好莱坞、百老汇以及硅谷这样的地方，仍将继续吸引那些想在那里发展事业，或者渴望与那些地方的人拥有同等身份和地位的人。

或许有人会想，如果我是海伦我将选择住在乔治军队的驻地，一个美丽的山里面，那里风景优美，早晨可以听见鸟叫，那样我就可以活到一百岁。也许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

24 小时电子化社区

所有这一切能够产生的潜在的结果，是在实行分区制以及其他政策允许的地方，形成新型的生活/工作一体化建筑聚集的 24 小时社区，这些社区能有效地把当地优势与全球互联结合起来。这些并不孤立但又相互独立的电子小屋（*electronic cottages*）将是 21 世纪的城市结构中真正有趣的单元。他们可能会采用许多不同的形式。

我们可以畅想 2020 年的一个夏天的傍晚，中国的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山东曲阜城边的一座小草屋边上来回地走。他心爱的弟子颜回跟在后面，不知老师因为什么闷闷不乐。孔子走了一会儿，回过头对颜回说：“我多么向往三千年前的那种生活呀。那时我的徒弟都在身边，我可以看见他们，每